



没有海外留学背景,10年没发表文章——

新晋“网红科学家”韩春雨

“一下子成网红了,这个我完全没有准备好”

5月2日,韩春雨作为通讯作者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成果。他的团队发明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NgAgo-gDNA,向已有的最先进技术CRISPR-Cas9发起了挑战。CRISPR-Cas9被认为是第三代基因编辑技术,近些年来一直是诺贝尔奖的热门。而韩春雨团队的发现,在许多人看来,可以堪称是“第四代”技术。

韩春雨泡在实验室的安静日子一下子被打破了。5月2日,文章在线发表,几个小时之后,学术圈朋友的祝贺电话陆续打来了。很快,韩春雨和他的新发现出现在了大洋彼岸MIT(麻省理工学院)的BBS讨论区里。邮件每天翻倍增加,这些从美国、瑞典、法国、韩国等世界各地蜂拥而至的邮件,有谈学术的,也有谈合作的,其中夹杂着一些向他抛出橄榄枝的研究机构。这些天,他接电话接到耳朵疼,这其中有亲自打给他谈实验室谈合作的院士,不少人都是他仰视的行业前辈。

发现、设想、再用实验证明自己此前的设想,这是韩春雨在实验室的日常。而猜测成真所带来的兴奋则是他最大的乐趣和成就感。这次不同,他欢喜之余,也生了一些烦恼。“科学家关注是我预料之中的,但火到了圈外,一下子成了网红,这个我完全没有准备好。”面对接连不断的媒体采访邀约,他自己实在应付不过来。

“我胆小,只选择在科学上探险”

2006年开始在河北科技大学任教,至今



韩春雨

10年,期间他只作为通讯作者发表过两篇中文论文,河北科技大学几乎从未给他诸如发表论文篇数以及评职称的压力,这才让他有条件泡在实验室专注实验本身。就像当初选择来这里一样,未来他还会继续留在这里。“这里就是我的‘MIT’(麻省理工学院)。”外界把它的实验室称之为“小作坊”,他觉得,能做出事情来,就挺好。

没有海外留学背景,却做出了世界一流的原创技术。这一点,让很多人对韩春雨又佩服又好奇。韩春雨曾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攻读博士,师从强伯勤院士和袁建刚教授,接触到当时如火如荼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这是当时世界科研的最前沿。

家里人也从未干涉过他的任何一次选

择,韩春雨至今还是一个无房户,一家三口住在学校提供的58平方米房子里,骑自行车5分钟就能到实验室。2008年的时候,他买了一台富康车。有房住,有车开,有泡在实验室的时间和自由,这样的生活,韩春雨觉得就挺好。

“如果说梦想,就是了解更多未知的世界。我这人胆子比较小,真要去自然界探险的话,我有点怕,所以选择在科学上探险。”

“其实我是一个科学家”

小的时候,韩春雨就喜欢“折腾”,他经常会把自行车和钟表拆掉再组装。喜欢去煤堆里找化石,有时候一天都在煤堆里玩耍。高中时,看《侏罗纪公园》,科学家用蚊子的血液,提取出恐龙的基因信息,借此培育和繁殖恐

龙。他第一次感受到科学的力量,“这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啊!”

他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走廊沙龙,经常讨论诸如宇宙等高深的东西,总是闹哄哄,遭到了班主任的“嫌弃”,他们只能转战厕所,“走廊沙龙”改名“厕所沙龙”。那会他并不理解科学,只是对生命充满兴趣。但实际上他的生物成绩并不优秀,父母给他找了辅导老师。考大学的时候,他便选择了生物系,后来他以超出本科线2分的成绩,带着点惊险,考上了河北师范大学。

韩春雨每年带五六个研究生,能安心跟他做实验的往往只有一两个。学生们都挺喜欢这样一个幽默、有趣、感觉特别有才的老师。可报考他的研究生却不是很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做韩老师的学生,必须要发自内心热爱科学,这一点若不具备,肯定没戏。

韩春雨是周星驰的影迷,周星驰的电影他几乎一部不落。但2016年春节《美人鱼》上映至今,韩春雨一直忙于研究这项新的基因编辑技术,至今没来得及看。他从周星驰的电影中看到了不少人生智慧。“其实我是一个演员。”《喜剧之王》里的这句经典台词,韩春雨极有共鸣。

“就是你的内心一定要是一个什么,比如我的内心,即使没有发这篇文章,即使大家不知道有韩春雨这个人,我的自我认同一直是科学家,而不是科学工作者。”做研究,他要冲着诺奖的水平去,而至于诺奖本身,他也想过,但也就那么一想罢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周甜/文)

北大再现“一个人的毕业照”

这个专业已6代单传

两年前,穿着白色衬衣、顶着黑色学士帽的薛逸凡似乎还没来得及笑一下,4年的大学时光就在相机的咔嚓声中画上了句号。镜头前严肃拘谨的薛逸凡没有想到,就是这张一个人的“北大2010级古生物专业合影”,让她几天之内成为热门人物。“今年6月份拍毕业照的时候,我也是一个人。”薛逸凡的师弟、北大古生物学2016年毕业生安永睿,成为北大该专业本局的唯一毕业生。每年只有一个毕业生的低频率,让北大古生物学专业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特殊存在。到今年,其实已是“6代单传”。

曾拍一个人的毕业照 已在美国成准博士

时隔两年之后的薛逸凡,已经修完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生物学硕士课程,成了准博士——4月14日,薛逸凡正式选择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信息学作为她的博士专业,研究方向为癌症信号网络,从下半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谈及两年前的网络爆红,薛逸凡自言难忘,“一个人的毕业照”让大学4年默默无闻的自己频繁见诸报端,到现在都觉得意外。当时为了附和父母来个毕业留念,为不显无趣才随手PS了一张图书馆前的“合影”。没想到的是,这一晒,引来了同学和外界如此大的兴趣。

2008年创立至今 古生物学“6代单传”

与薛逸凡类似,本届毕业生安永睿也是个十足的古生物迷。他从小就喜欢地理、化石方面的知识,乐此不疲。

为什么读这个专业的学生如此之少?作为古生物学本科专业设立不久后选择就读的学生,薛逸凡认为这可能与大家对这个学科的了解不足有关。“即便在北大,也不是人人



薛逸凡当年“一个人的毕业照”,让大学四年默默无闻的她在网络上爆红。

都知道古生物学专业,在很多同学的认识当中,这个专业跟考古专业差不多,以后赚的肯定不多,成为女博士、女学霸恋爱都难。”

事实上,北大的古生物学专业从2008年创立至今,每年的毕业生都是一个,目前已是“6代单传”。“我毕业之后,古生物学只有一个大一的在读了,大二大三都没有学生。”安永睿透露。

学生在各个学院学习 不存在一个人的课堂

薛逸凡、安永睿等能够一人“独享”一个专业,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独特的人才培养机制有关。据了解,元培学院作为北大第一个非专业类本科学院,通过对学生在低年级实行通识



薛逸凡的师弟、北大古生物学2016年毕业生安永睿,成为北大该专业本局的唯一毕业生。

教育和大学基础教育,在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在学习制度上实行在教师指导和导师指导下的自由选课学分制模式。

安永睿说,作为跨学科专业,修读古生物学意味着他们既要修地质学的专业课,还要修生物学的专业课,所以元培学院本身并不开课,他们要到在各个学院的课堂上学习,“比如植物生物学要和生命科学学院的同学一起,生态学要和城市环境学院的同学一起,沉积岩石学则要和地质系的同学一起……”至于课堂人数,少的时候十几人,多的时候能有上百人,从来都不存在一个人的课堂。

当然,薛逸凡和安永睿也能感受到一人

一专业的幸福。“元培每个专业都设有课程指导老师,而且因为我们专业人少,所以跟专业负责老师的联系较多。如果有问题上报,老师们也比较重视。”薛逸凡本科关于“鱼龙”的毕业论文能够发表在美国一家权威业内期刊,多少得益于此。

招生人数仍有限 学术型人才就业不是问题

目前,国内只有北大、南京大学等开设了古生物本科专业,且招生人数有限。虽然人少,但该专业的学生很受学界和市场青睐。

“古生物学出来的同学目前在很多行业都有,前途不差。”薛逸凡谈及古生物专业学生毕业出路时表示。

而除了已经成为准博士的薛逸凡外,本届毕业生安永睿成功留校,成了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的直博生;古生物学专业第一人张博然则早在2010年就拿到了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薛逸凡说,国内许多相关研究单位都迫切希望引入北大古生物学专业本科生到本单位深造。虽然古生物学专业需求量不多,但在理论与应用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毕业生不仅可以从事古生物学基础研究,在石油、煤炭等能源工业方面也大有可为。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刘建波表示,古生物的跨学科特性决定了它选择很多,因而就业不是问题。加之近年全国各地博物馆建设高潮迭起,研究展览等方面的人才需求也相当大。

薛逸凡希望有一天古生物和其他小众专业再被提及,人们能不再以猎奇标榜;同样,想进入小众专业领域的新鲜血液,能不再顾忌他人眼光,自信地选择想走的路。

(来源:《法制晚报》明廷宝/文)